周易可說

周易下經可說卷之四

閬中曹學佺能始撰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有井養之義故曰井先王之井養天下良法由美意出亦若是也故世有遷變法無改易一毫不加損益於其間而遠近之民莫不沾被其利澤矣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是守法之善道也所當敬勉以觀厥成者也如已知遵守未見成功而或以改易其舊則未有不貽害斯世斯民者故後有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之戒焉

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改而之他

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往者來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汔幾也至謂至井而及泉也亦未尚未也繘汲水之綆亦未繘井謂繘在井而尚未收也羸敗也瓶貯水之物也繘尚未收而敗其瓶則不獲井之用矣是以凶也○以養道言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雖世有推移時有變革而不可改易者常在也卽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之謂也夫既不改井則无所增損得喪兩忘而人人獲沾其澤矣事須仍舊道在敬守若行之未幾旋復議更則功垂成而敗猶汔未至繘羸瓶而凶也○或問守法者无喪已矣胥以云无得也得與喪原相因凡有喪者必有得也先王之法本天理順人情一毫不得而加損原无喪與得

之可言故曰无喪无得○或問先王之法何取于井也聖人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總歸于愛育其民而已矣故聖人借井以立意而言率由則善變亂則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肖以名井也巽象木坎象水巽乎水而上水木之為器汲水于坎水之中而坎之為潤上出乎巽木之杪宛乎井泉之汲取以利用者此井之由名也井則其出有源其施不匱日用飲食需養于不窮矣先王之法出之美意布之良規被四海傳萬世亦如是井養而不窮也若是而其法可改易也乎哉曰改邑不改井者乃以二五之剛中也井有常而德尤貴有常惟陽剛得

中夫德爲至則其所執持者定而毋作聰明毋敢變亂是守常之至善也苟无此德而不善于守成若汲至亦未繘井而羸其瓶則前功盡棄而紛擾之害不可言矣是以凶也法之當守而又當敬勉以底其成也如此

井養而不窮就井說卽以先王之法井養于天下者貼說下乃以剛中也乃字有深意蓋非剛則不能持久非中則又非可久之道惟剛中則有常德故能守常道也剛中雖本二五來實主一人說易以不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義曰井養而不窮則井井之意卽具於中矣曰乃以剛中則其中所執持自无得喪之可言也未有功者井以濟用爲功未出而敗前功盡喪矣故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君子觀井之象而以勞民勸相

體之民待君以爲養自處于逸不可也則以身勞之而不惜其

力之所可及然民之待養无窮獨任其勞不足也則勸民使相

爲養焉而俾各足其所以生養之道是君子所以井養天下而

不窮者與

册鉛録云彖象曰巽乎水而上水象曰木上有水井坎水也巽

木桔槹也北方井制如此三聖皆北人取象繫辭必據其物

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絶未之見耳○東坡曰人之于井未

有錮之者也故君子推是道以勞民勸相勞民者以君養民

也如制田里敎樹畜之類是也勸相者使民自相養也如八

家同井守望相助疾病扶持之類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陰柔在下遠于坎體故其井不爲水而爲泥泥汙則不可食矣

夫井以日新爲德不食則爲舊井即禽鳥所不嚮況人乎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下而汙也无用于世爲人所棄將誰尤乎

改邑不改井凡井皆舊也此曷以舊井棄之曰往來井井則

其井常新非舊也不泉而泥斯爲舊井而已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本有泉者乃上无正應而下比於初則其澤下注不

流而无補于世故聖人兩擬其象以著辭

井以陽剛爲泉九三有之以上出爲用則上二所无故就其澤之所及曰井谷射鮒究其用之所施曰甕敝漏而已井谷者不爲井而爲谷也既曰谷則旁出而就下澤不上行故取象於射鮒射注及也鮒鰤魚也甕即瓶之類敝漏者敝壞而漏也○東坡曰九二居其正故无應于上特趨下而已下趨者谷之道也失井之道而爲谷故曰井谷九二之所趨初六也初六之謂鮒井而有鮒則人惡之矣然猶得志于甕何也彼有利器而肯以汲汙之與此必敝漏之甕非是甕不汲是井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非不足於泉者而僅及于下何也上無正應之與也有與則其澤可上行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涵養已預而不見用于世爲足嗟悼然據其才德則已可汲而利及物矣苟有王明者用以行其道居得享成功下得被庥澤上下並受其福也故著其辭如此

九三陽剛井渫也未離巽體不食也此但就旁人視九三謂若曰此井之渫可食也而不食于世爲我心惻也然不食其過也可用汲以食于世者其德也有王之明者出三之才德必食于世而上下並受其福矣此爲三嗟悼而復深爲致望之辭悼者初惜其不食望者卒期其不終於不食也不曰明王而曰王明者惟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耳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才德而不見用于世若井渫不食者然行道之人皆以爲惻究此特世無明王也我爲求得一王明焉則必知其才德之可用而上下不實受其福慶耶

曰行惻見爲我心惻非三之自惻曰求王明見人爲之求非三自求聖人以別嫌垂訓如此○行惻者憐才之公心也求王明猶云那討得箇明君以用之也受福決辭也此井渫必汲之定理也

六四井甃无咎

四入坎體而居得其正則雖未有德澤之施而自治以成其身若甃砌以成其井者然是清脩之士可立乎井養之本者也故與其无咎

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汙此
君子內外交養之道也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潤德澤以及天下者井之用也務脩治以善其身者井之體也
四得其正而自治不淪于廢壞脩井而井之體立矣曰无咎
四不患无水而患无井四井地也井脩則水自洌而潔物之
本存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
五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則其所涵畜者已極其淵深而
其所施被者已極其用浹如井之清洌而寒泉見食于天下也
井清洌泉必甘寒而可食德精潔澤必溥博而弘施其理一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未有以寒泉稱者茲曰寒泉之食何與陽剛爲泉五陽剛而又中正故爲井之寒寒故食也

中正以德講即彖辭以剛中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爲功上當坎口不揜之處凡民之待養者莫不取給于斯未嘗有所靳惜也不猶井收而勿幕者乎然施不匱者出必有源能存養民之實心而任其所取則爲井養之不窮而有成功矣故曰有孚元吉

井收勿幕正所謂往來井井者然其本全在有孚故又推言之而與其元吉有孚者井中實爲孚有孚而不變源源不窮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人君養天下要以澤被生靈爲成功茲以大善之吉在君上之

位其所施被者无窮矣其所建立者不朽矣是爲養道之大成也

東坡曰收者甃之上窮也收非所以爲井而井之權在收夫

苟幕之則下雖有寒泉而不達上雖有汲者而不獲故勿幕

則有孚元吉而爲養道之成○易箋曰坎上之卦八惟井不

言險以水上出爲利也他卦上爻爲窮極惟井與鼎爲成成則

能養人也

䷰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變改也離兌合體火下水上兩相息滅而不相得故曰革革者

故非常黎民懼焉而竟易孚信惟革之已日事久論定乃信其

當革矣然革之關乎天下國家匪細故也必其窮則變變則通
可以大亨而无窒礙且通於天人之故順乎行止之宜而尤利
以貞然後无妄動之悔耳聖人重改作惟恐一不得當而貽禍
甚矣故極其丁寧如此
巳日巳革之日也乃孚者革之爲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
此見革之未易言也然其中巳含有貞字意在苟所革不正
則雖巳日亦不孚矣孚者信我之改革非紛更喜事也乃理
勢之不得不然也此元亨與他卦不同前事之革必可通行
于天下曰大亨而大亨又必利於其正其悔乃亡自其推行
變通而言曰大亨自其本於中正而言曰利貞也有革便有
悔故以悔亡爲貴○東坡曰火能革金此卦離革兌者也故

曰革火者金之所畏也而金非火則无以就器用器成而後知火之利也故夫革不信於革之日而信於已革之日以其始之不信是以知悔者革之不能免也特有以亡之耳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之義何取也卦象以水火言則兩相滅息而不相容以二女言則志不相得而各有所向是革之由名者革則通變以宜民宜其民之卽信矣曰巳日乃孚者何仍舊巳久一旦更新有未遽孚人之志者必革之既定而後人始信之曰此其宜更之容巳者耳若是而革可輕言乎哉卦德文明以悅昭晰事理之

至和順人情之宜其所擬議必可通行于天下而又必歸于天命人心之正斯革爲至當而躁妄之悔可亡耳一不當而關係豈其微哉陰陽變化天地革矣而寒暑相推於不已四時以之成商周代興湯武革夏商之命矣而順天應人未嘗矯拂於其際斯天道之所由易世代之所由遷而成其所謂三才焉已其時豈不至大矣哉今之革固法天地帝王之變化以新斯民者非大亨利貞亦難乎免於悔矣此聖人所爲深致其丁寧也

水火相息者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有相息滅之勢二女不相得者少女志在艮中女志在坎有不相得之情水火以滅息爲革二女以各出嫁爲革革而信之者言革而天下人信之也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之類也此正發明已日乃孚乃

孚離之德明兌之德悅明則識事理而所革不苟悅則順時勢而所革不驟大亨者除弊興利一時之大亨也伐暴救民舉世之大亨也以正者揆之天理而順即之人心而安也既亨又正則革之攸當所以悔亡所謂革而信之也陽極則陰生而革乎陽陰極則陽生而革乎陰陰陽往來而四時成矣命王者易姓而受命也王者受命于天故曰革命天命當誅順天也人心共怨應人也天道改變世道遷移此革之大者然變之同一時也時不可革天地聖人不能先時時所當革天地聖人不能後時革之時不其大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以瀦水今乃有火革之大者也君子知革之大莫大于四時

而治曆以明之按其分至啓閉之次以昭春夏秋冬之時使民間一覽而曉然而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各以其候不至于參差矣君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之變革者蓋如此

曆者日月五星之躔次時者寒暑節候之變遷治曆者一一理會分曉載之于曆書也有曆書便有四時在故曰治曆明時明時重民事上○張氏曰夫曆數者先王以憲生殺之期而召信事之節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革之君雖在五而六二實主革者黃言中牛言順指二也自黃離牝牛而言也初居事始方在下位非可有爲之人又未當已

日之孚但當固守以用二之革而已

此革字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中順者六二之德以此變革

斯世者也鞏固也外束内也方事之初未可輕革但當束以

六二之德而不可自用總之聽從六三而已不自用即是用

六二故曰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鞏用黃牛者在革之初未可以有爲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以文明之才而柔順中正又上應九五之君得位行道與

利除害人皆尊而信之正所謂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者也以此

而往有更化善治之吉无輕變妄動之咎矣

文明以說革之善道二爻備之故爲成卦之主爻辭與卦辭

同征上往也佐其君以更化善治也

象曰巳日　革之行有嘉也

應九五故有嘉即征吉之謂

易中凡稱嘉者皆以正應而言配偶曰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以剛居剛處離之極當革之躁動而不能詳審者也以是

而往其凶何如故雖事所當革亦有危厲然當革之時不容不

革倘或詳審其利害可否至於三就則人信而孚之亦可革矣

征有事也征凶而人不之信也革言者革之議論也就者成

也三就若度其革之利害可否至再至三而革之論始定也

亦不必拘三番只詳審之謂孚即巳日乃孚之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利害詳審可否分明又復何之矣此有孚之必然也

何之猶言停當巳極更没處去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卦巳過中當改命矣時當改命不容不改有何悔焉是何脩而得此也惟于未改之先所改之志孚于上下則自獲其吉矣

離交于兌夏之命令改于秋矣故曰改命九四改命之大臣伊尹太公是也將革而謀之之謂言革而行之之謂命改命

只是極非常創見之事非湯武革命之命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者信九四改命之志也上而信于君下而信于民必如是信我方可改命耳

此志乃忠誠懇惻實欲造福于國家生民者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爲革之主順天人以改革而禮樂制度煥然一新於天下是大人若虎之變而文明之有赫者然非其得已也天下當極敝之日非更化不足以善治吾實存此心以通天下之變以宜天下之民未占而有孚斯其革若虎之變一新于天下耳

大人虎變者象其文也夫占有孚言其誠也堯之煥乎文章周之郁郁乎文此虎變之文也然豈徒文哉彼其中之精誠固有爲之本矣未占有孚極言其誠也此帝王之文所以異於後世之文與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御世制作一新其文明赫燿炳朗于天壤間誠希世之覯也故周公取象於虎變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當革之時凡爲君子者改心易慮與化俱新如豹之變焉小人雖不能革心亦畏威遠罪以革其面革道至此可謂成矣若於而復求之不已是爲已甚祗取凶也惟能居貞斯與天下相安

于无事而得吉耳革道之不可過也如此

舜繼堯爲治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猶然革面而不革心欲更新從治則必不能而反以擾天下故聖人有征凶居貞之戒征者苟求无已也王輔嗣曰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无爲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之豹變非潤飾于外而已也其充養既粹斯文章發于積習之餘而蔚茂之可觀耳小人革面雖未必乃心謂何而革易其外順以從上之教令是亦革道之有成者惟革心革面之不同故有君子小人之稱欲舉世皆君子卽古帝王之治无有也故聖人以居貞征凶深致戒焉

文炳在世道文蔚在一身

總論

天下之變勢爲之也夫使天下常治安而无偏而不舉之處聖人亦循循焉與斯世相安於无事而何樂乎其爲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婾如不鼓之軍不調之瑟因循積日將釀成極敝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者勢也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於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於獨任則謗讟易興慮不顧後則爲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爲治絲之棼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悅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待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俾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

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乃
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其命終
何久也蓋觀商周之際然後嘆曰聖人之慮深矣夫以遷國
國安而群言僨動群小比則而頑民不變以後世之君當嚴
刑以威之而盤庚洛誥及多方多士諸書示之以祖父要之
以神明懼之以更因引之以廻簡至再至三汲汲乎其以言
柔之聖人於變更之際其不忍咈民心固若此也至於攸居
既奠保釐既成聖人有改制之實而天下不知其變茲豈有
徵發期會哉後世商君之輩令行於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
手實其始也无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嗟夫謀
人國者寧安靜而无功无寧輕變以速禍哉

☲☴ 鼎元吉亨

巽下離上　昭乎鼎之體用故曰鼎鼎重器也主鼎重任也而就鼎之才以御鼎則其所為有可以仰格皇穹俯綏黎庶而凝亨大命於无疆者故繫其辭曰元吉亨

鼎者亨飪之器卦體巽下離上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鼎之象也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亨飪鼎之用也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以其能革生物而熟之也鼎之才指卦才即巽而耳目至應乎剛元吉亨者有大善之吉而无不通也不必分解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曷以名就卦體言足分峙于下實充于中耳分植于上而又

有鉉以橫亘焉宛然一鼎之象也且就卦象言以木巽火而烹

飪之用行焉昭然一鼎之用也此豈民生日用之常器哉聖人

烹以享上帝藉斯鼎以告虔矣而大烹以享聖賢亦藉此而伸

敬矣是鼎固郊廟之重器也御斯鼎者厥任亦甚艱哉而曷以

元亨與之卦體巽而耳目聰明首出庶物鼎之德有足嘉者其

變柔進而上行曆數在躬鼎之位有足尚者卦體得中而應乎

剛一德咸有鼎之助有足稱者是以重器雖不易守而以德居

位任人致理自可以祗承上帝祗事聖賢而貽宗社生靈於无

疆之福也此元亨之辭所爲繫與

鼎象也六爻有鼎之象也巽者入也以木入于火也烹煮也

飪熟食也亨飪有調和之意故論語曰失飪不食彖者鼎之體亨飪者鼎之用也聖人君也聖賢臣也亨飪之事不過祭祀賓客而已祭祀之大者无出于上帝賓客之大者无過于聖賢享上帝貴質故止曰亨享聖賢貴豐故曰大亨所以享帝用特牲而享聖賢用饗牲牢禮也巽而耳目聰明者內而此心巽順外而耳目聰明也離為目五為鼎耳故曰耳目皆有離明之德故曰聰明柔進而上行者鼎革二卦同體以革下卦之離進而為鼎之上卦也指六五言進而上行居五之中應乎二之剛也內巽外聰有其德進而上行有其位得中應剛有其輔是以元亨○巽是深思入于義理耳目聰明則其所照察者克稱心思之用矣巽入聰明是德備矣然須

出之以柔順故隱揆柔進而上行何柔居尊位不可无剛中之助故隱揆得中而應乎剛句有如此之主宰又有如此之謂變乃能永保鼎命于勿替也故申以元亨之辭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火爲用有鼎烹之象君子曰鼎天所命也命位所承也位之不正命于何常故凡所存所發係于吾之位分者一以至正行之而王孚自我於以凝承帝天之休命是則君子之所以居鼎者與

正者偏倚之反凝者散渙之反正位凝命云者非謂一出于正即可以凝天之命也凡君子所存主作爲動與帝天之命相對越吾識其命之重一念一事必歸至正而无少虧缺於

其間則我之所爲與天一而天之所命與我一合而不離矣

而有常而皆自其正位者得之是之謂正位以凝命也鼎譬之位命譬之實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一而已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于鼎爲趾象上應九四趾向上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本質陰柔未免有否惡之積也今因其顛趾則否由以出而得其利矣亦猶得妾者而以其生子未爲失也如此則因敗爲功何咎之有

東坡曰初六上應九四顛趾之象也夫鼎聖人將以正位凝命享帝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則善與不善

交亨崇而並熟善者棄矣鼎於是未有實故及其未有實而顛之以出其否顛之不善出有利于實者也聖人之于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苟騂且角犁牛之子可也鼎雖以出否為利而擇之太常求之太備天下无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為貴則其以於妾者可忘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似為悖矣然因之以出否未失道也何謂出否否敗物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就美從貴之義也

從貴似不必專指九四但出否則從貴如去惡以遷善之謂

或謂初六應四四既出否矣而四下應初又何以覆餗也曰在初之資四則可而四之委任乎初則不可甚矣居上之難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以剛居中鼎有實者也其若與初相比何然自守其剛中之實而不輕于所與故我仇有疾不我能即而安能浼我乎如是則可以獻之明王而成鼎養天下之功吉可知矣

陽實陰虛故曰鼎有實陰陽相比曰仇有疾者以陰柔即否也不我能即自守其剛中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慎所之者不輕于所往也九二有陽剛之實德自能慎於所往擇善而交不失身於非類矣終无尤者言我仇雖有疾然不我能即有何失身之尤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耳六五也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之變革不可舉移故其行窒塞即有雉膏之美而不爲人所食也然三與上應剛柔相資則陰陽和而爲雨自失其悔而吉矣

三與五非應未得于君者也不得于君道何由以行故有耳革行塞不食之象然上六相應尤賴大臣汲引之耳○全體一鼎分上下體而爲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無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四之鼎折足九三之鼎耳革也雉膏即鼎道貴也鼎器本正而鼎之用則貴行其行塞无爲貴鼎矣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大義也三與五非正應失其義矣何以行乎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大臣有鼎養天下之寄者而下應初六付托匪人力小任重以至于敗廼公事而不可收拾矣故有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之象如此失職之凶其能逭乎

東坡曰鼎養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是以爲溢也四則溢而覆矣顛可正也鼎覆不可復也○亨以享上帝養聖賢故曰公餗鼎覆而流溢故曰形渥九四才地非不美過在應初而已王介甫盡逐群賢而專任呂惠卿卒致靖康之禍何異於是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任非其人而至于覆餗事勢至此國受其害身蒙其恥將如何也

此信是虛字猶云知使不得耳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于鼎爲耳象猶人君者將天下生民而提挈之者也柔而得中下應九二是爲黃耳而其中實不問可知矣然鼎之耳不能自運而所以運之者鉉也五比于上任得其人是爲金鉉而利於守此正守正者无爲而任賢之謂也如此雖不言吉亨而吉亨可知

中虛曰耳中德曰黃不言實者下應九二即其實也金鉉擡上九鉉所以舉鼎在耳上方可貫耳非九二在下者之任也然上九又自謂玉鉉者豈六五視上九爲金鉉上九自視則玉鉉耶金象以陽爻取玉象以剛柔相濟取

象曰鼎黄耳中以爲實也

五何以黄耳惟其中德以爲實也雖陰柔不可謂實而中則无

偏倚膏澤斯民所由出矣

夫子因爻中未及實故補一實字見實非他乃中德以爲實

耳

上九玉鉉大吉无不利

大臣佐君以舉鼎實猶鼎之鉉也而上九以陽居陰剛而能溫

比德于玉則其贊襄舉措備極相道之純粹而可施之天下者

故曰大吉无不利

舉鼎在鉉曰玉鉉昭其德也鼎至于鉉厥功成矣功成可以

養人亦猶井之元吉大成者也故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以陽居陰剛而能濟之以柔亦如玉之溫潤矣故謂之玉鉉也

不過剛之謂節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一陽動于二陰之下也上下皆震故名爲震震則自有亨道何者震之來甚可懼也君子平時常若震來而周環顧慮虩虩然其不寧則競業之餘日生順適舉止言笑各中其則而啞啞如矣卽有非常之變出于倉卒之間若不勝其旁皇者而以此鎮定疑一之度靜以待之有不失吾所主之重若震驚百里而不喪匕鬯者然豈是震之所以得亨也

虩虩取象壁虎恐懼而畏人也啞啞笑聲安閒順適也震亨
虛講下正其所謂亨也震來不是當震之已來說但平時震
未來而常若震之來如是其恐懼耳大凡震動則懈怠廢弛
之氣咸消自然精神凝固舉止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
啞啞卽在震來虩虩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震
爲雷雷聲聞于百里言變故之來倉卒非常也非常變故而
能不喪所主神明在念匕鬯在卽與奏格無言家同有士故
也此皆得震之力乃能如是故曰震亨○震一索而得男
卦爲長子主器故象奉匕鬯以主祭匕棘木爲之取赤心之
義長三尺刊柄于末祭祀先烹牢于鑊實諸鼎而加冪焉將
薦乃舉冪以匕出之升于俎上鬯者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

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于天下暢于地無所
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

彖曰震亨〇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〇震驚
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則當自得亨曰震來虩虩者知福之難致而恐懼以致之中
常惕而弗寧也曰笑言啞啞者恐懼之餘日用自有法則外常
適而弗亂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禍患之來惶怖人心何
異於斯而鎮定從和得之於恐懼之後則其出而御乾自可以
上承宗廟社稷之重而為天地祖宗之祭主矣所謂震之亨者
蓋如此

福由恐致然福非外至也意想安閒笑言啞啞而已啞啞又

非修然自放也循其法則不失常度而已聖人之所謂福者如此則法也福之實也恐懼致福不是有心將恐懼去致福只此恐懼之心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此心安平寬舒本體常寧天理畢見故曰後有則也天下之至可畏而無所不聞者莫如雷故曰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出猶出乎震之出主祭主也人君象乾長子象震故成其爲子則震矣成其爲震則乾矣可不懼乎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天之怒氣爲雷雷洊至天之怒甚矣君子於其將以承之之敬天之威無敢戲豫所恐懼者心也而尤脩飭於事爲循省其過差警求所以事天者應其所以震動之意是則君子之善體震與

恐懼是敬天之實心脩省是敬天之實事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不徒爲减膳徹樂之舉而必以恐懼脩省應之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成卦之主處震之初故其爻象悉仍彖辭曰後者即後有則之後也曰吉即亨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大凡陽剛之人多震動而有爲陰柔之人多因循而不振六二陰也沈於不能振發然初九成卦之主而二乘其上是有賢人在下以爲之輔者故足以竦動其心而惕然不敢自安也震來厲即震來虩虩也初震於下二震於上交有恐懼也然人之一

心不能兩用利欲之念稍或未息天理之念旋復晦塞矣億大
也貝貨物也億喪貝若盡去其功利之私也惟盡去其功利之
私則日躋于上達之域世未有戒愼恐懼而不廣大高明者後
有躋于九陵之象如此則心不馳於物而理自獲於心故曰勿
逐七日得七日者與七日來復之義同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之震來厲以其乘初九之剛也已雖陰柔而得陽明之爲
之助則亦知奮發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人之精神不可一息懈而況當震之時乎六三以陰居陽而不
正當震時而精神渙散蘇蘇而自息其若此震何要惟震動其

行力去其不正者以歸於正庶幾可无過眚耳

蘇蘇日用失則精神潰喪之狀蓋中无主而不能自振也人于震蘇蘇之時但激發振起有改圖之意便謂之行行則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蘇三以不正處故若是其蘇蘇也安可不改圖乎

不當即不正

九四震遂泥

震於已震之後遂而不知止者也故泥泥者以言其不能及遠也

初爻爲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于始也若但知震動却無個開發去處遂成泥了泥拘滯也沉溺也卽致遠恐泥之泥畏首畏尾者也如恐懼便有箇脩省在蘇蘇便有個震行在若四者一意恐懼而不知脩省踵其蘇蘇之失而不知震行之得也非泥而何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剛震動宜乎有光若震而遂泥又何日能光大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初始震爲往四洊震爲來五乃君位爲震之主故往來皆厲也億无喪者大无喪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國勢未至瓦解也有事者猶可補偏救弊以有爲也何若以其得中也若不失其中

則雖危无喪矣

五以柔弱之才居人君之位當國家震動之秋時自不免於危厲往來者危厲之甚也幸其中德猶可以自守故大无喪而能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行者一往一來皆危也然所行雖危厲而猶能以有事者以其處中也有是中德而能有事何喪之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陰柔處震之極是中無主持志氣不勝其殫索外無定見瞻視不勝其徘徊也以此征行不亦凶乎然則如何而後可惟先事而預防之所以震動而儆戒者不于其躬而于其鄰則中

常有主而外不旁皇爲可无咎耳然猶不免於婚媾之有言也震之難處若此而可以索索矍矍者當其事哉

索索如有所求也矍矍瞻視不定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震字宜貫下震于隣刺床也震于躬則刺膚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之極以先事畏懼爲中上六之震索索以此中之未得也雖凶而猶可无咎者以其畏隣之戒也隣人之戒隣人以爲畏而我先致畏焉得先事而懼之中矣此咎之所由免也

上下語相照應總歸一中字

總論

東坡曰一陽震物者也四陰見震者也初九之威及遠故二

陰避之爲吉九四之咸不能及遠故二陰以處而不避爲吉

此説雖合然震艮二卦歸重在學問上震動也艮止也一動一止乃天地之氣機吾人之學問所關非震動見震爻之謂也觀卦爻辭可知矣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一陽止乎二陰之上也上下皆艮故名爲艮夫止貴止其所也人之一身皆可見而背則不見矣耳目口鼻皆有欲而背則無欲矣不見可欲止之至也故曰艮其背斯止得其所矣由是而不獲其身內不見己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外不見人也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爲身也知有我便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爲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我矣惟艮其背則時

有動靜心無動靜獲其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見其所真見即人情世態了不相關見而若無見也止之學至此乃无咎耳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

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教之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紛紜萬緒未始不寂然矣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无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是即彖辭之所謂止其所也止其所若非謂有定所而止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无所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无咎言學問至此已无可擬議是到頭地位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之義止也止者无欲以亂其心而常定之謂也時之當止則寂然不動與時止焉時之當行則感而遂通與時行焉一動一靜趨時而不失是心有常止而毫髮不蔽於其中纖塵不蔽於其外者也其道不亦光明乎辭曰艮其止者止其所之謂也凡物皆有所於止而止其所一毫无出入則有常止矣卦體上下敵應而不相與正己而不求於人各正而不加於我焉是止其所而忘其所謂我忘其所謂人者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无咎也學者識行止之時而又通止所之義其於止也深乎
時止則止四語正發明艮止之義蓋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

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則動靜皆適其時而自然光明矣不然行固非止止亦非止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亦動也一絲未淨太虛旋翳安能現光明之體哉止其所正解艮背○所者乃无方所之所即君子思不出其位之位也位无定位所亦无定所矣不獲其身莊生所謂吾喪我也不見其人嗒然似喪其耦也即獲亦无獲見亦无見也首揭艮其背于上而總結之曰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此二句皆自背言之也夫背者目視則不獲其身行庭則不見其人或止或行皆无所覩矣○時止二句要看二則字則止則行更无疑滯乃見其身之常止處旣曰行止又曰動靜者於行止上見動靜

不於動靜上見行止也其道光明道字即止之道究竟即心體也心體上着些子不得便不光明心有常止而動靜不遂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空洞洞何等光明止其所二字乃止之所非事物之所也止之時所在止也行之時所在行也時行時止无時非止其所也曰止其所便有行止動靜在矣行止動靜惟其時這纔是止其所爻有上下本相應陰陽不相合謂之敵應敵應便不相與矣他卦亦有然然而獨于艮發之者蓋艮時以止爲義而其成象又如人兩背相背而立故根與也此即禪家所謂根塵不相耦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兩山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曰人各有位亦猶是也思

出其位可于是故思之所及惟就其位之所居者凡位以外非吾分之所安及吾理之所當爲也即未嘗一致思焉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君子之所爲止與

位兼地位時位說思不出位即止其所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以陰柔居艮初陰柔非好動之性而居初未涉於物感故外來未至而內欲不萌若人之艮其趾而不進者焉如此則无妄動之咎矣然以其陰柔不能固守故又以利永貞爲戒此志常持而勿變可也

人之行進必以趾艮趾則不行矣知壯于趾之征凶則知艮其趾之無咎矣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以陰居初未得其正曰未失正者蓋咎生於動初在咸始止而不動悔未至於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之與股皆不能自動隨足而動者也咸九三曰執其隨而夫子解之曰志在隨人此正隨之之意也君子艮止之學原以我御物豈以我隨物哉六二艮其腓則行不自行而隨物以行止不自止而隨物以止以外役內而不能自拯其隨人之失此心終日役役安能以快然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未退聽者言未能退而聽命於心也天君爲主斯百體從令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九三一奇橫于卦中有限之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之象限者上下體之際夤者身之能屈伸處此非可止之所也若徒恃其剛而強止焉分限而爲上下夤列而爲左右心居其間無所依托分崩離析之象矣憂危之厲豈得不薰灼而及其心乎

限虞翻謂束帶處也夤曰膂是爲膂骨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心以道寧者也道者通也無不適也若艮其限則不以道而強制之豈不危厲而薰及其心乎

六四艮其身无咎

爻各指身之一處惟四爲心位於身无所不統六四以陰居陰

為得其正天君寧謐百體從令者也曰艮其身如此則止其所矣又何咎

心不可見故曰艮其身身者心之表也此无咎即卦辭之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四之艮其身者非漫无所主也以止諸躬耳

呂伯厚云傴身為躬見躬而不見面人之背也說文躬從呂從身呂背脊也其說與艮背合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處中有頰輔之象以柔處剛艮其輔而不出則慎言從容而有序矣言不當自悔隨之言而有序其悔不亦亡乎

輔所以言者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艮輔不在言上用功却在心上用功當默而默即時止爲之也當言而言即時行爲之也序者義理適中之謂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故不失其正而言之有序也

以中爲讀正也是句

上九敦艮吉

居艮之極成卦之主剛健能止衆止以至于篤實焉則一身有所之止不足以象之是爲敦厚其艮止于至善其道光明矣故曰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止亦難終爲難上九陽剛居止之終勿替於始而益加厚焉所爲敦艮而得吉也

總論

東坡曰自趾而上至於輔當其處者有其德與咸一也咸以上六爲輔而五爲脢艮之輔在五而脢无取何也脢則背也艮皆取於動者而已艮則何爲皆取於動者也曰卦合而觀之見兩艮焉見其施艮於止故取其體之靜者而配之曰艮其背爻別而觀之不見艮之所施而各見其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靜以爲其靜者已見於卦矣上止而用下下止而聽於上此艮之正也○易因曰艮趾者步亦步之學也艮限者艮於動地而強

欲其不動告子強制其心之學也艮其身飭躬者也艮其輔

謹言者也皆艮也而非其所不足以言艮不艮不足以言學

故以敦艮終焉處艮之極而能厚其終故吉爾雅丘再成爲

敦亦厚意五爻皆象人之身上獨不言所謂不獲其身不見

其人者與○易筌曰艮與咸皆所謂近取諸身者咸主感故

拇腓心頰舌皆在前艮主止故趾腓限躬輔皆在背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爲卦艮下巽上內止外順有不遽前之義又木在山

上以漸而高漸之象也故名曰漸夫天下之事至漸莫如女歸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是以漸者莫

如女歸也女歸以漸故吉然又必利於正始爲有功倘漸不以

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安能獲吉乎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名爲漸以漸而進也女歸吉者言必如女歸而後爲進之漸也能如女歸則進必以禮不苟于相從得以遂其進之之志而吉矣進得位者卦自歸妹下卦之兊進而爲漸上卦之巽得九五之位也以漸而進而得乎位則往有功矣然不惟得位又得正也以九居五爲得正惟得正則正已者可以正人往有功也且九五以陽剛之質居下卦之中是剛而得中焉所謂位位以此也所謂正正以此也若此則其進爲何如哉人惟進之之心愈急則進之之機益阻今卦德内而艮止未進之先廉静无求

艮而巽順將進之間相時而動此所以進不窮也惟進不窮則吉而利貞者以此

東坡曰此爻轉以次相釋也漸而進者若女歸之吉也而利於正正者孰謂謂得位而有功可以正邦者也其得位者何也剛中者也剛中矣其德又止而巽所以動不窮而獲吉也由此觀之女則二也而所歸則五也必曰五始稱得位者由初而漸進以及于五爲得位也女之歸于夫以正位乎內士之致身于君始得位而行道也正中皆從九五上來止而巽以卦德言惟剛中乃稱得位之正惟止而巽乃稱剛也其動不窮乃爲女歸之吉而有功也○漸非進也漸所以進也循禮而進莫如婚娶故以女歸言之重邦家之本進有功者求

家邦之化也得位者有功之原也夫位者待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才無所施進而得位徃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上本得正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然本卦六居二四九居三五皆為得正惟五爻剛而得中故又別出剛中二字以見得位之正即此爻也苟非剛中則不得為正矣苟非止巽則不成其為中正矣止而巽者方其在下若將終身進以巽行委蛇屈伸其進也漸也其漸也進也動必不窮矣則漸之吉也○剛字內即有艮止意中字內即有巽順意合之始成漸進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法之以居賢之德而化美

乎風俗蓋人之進於賢德必居習而後能安非可凌節而遽至而其轉移乎風俗亦必薫德而善良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與也曰居則无欲速之心曰善則无督責之意是君子之善法漸與賢德粹美之德也善俗俗皆進於有德也居者居此德以終身善則移其不善以歸善二者相因皆從容而不迫君子之漸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以漸進爲義初在進始无應於上其進未得所安若鴻之漸于干者然此新進小子兢兢自惕厲而不敢有一毫之棱羨者雖不免當世之譏評要自於己无過咎也故曰有言无咎

于水涯也鴻屬水鳥欲離乎水而未離乎水也小子厲非以

不進爲危厲危其無可爲進者卽此便无咎矣便无畔援是
進而得止之義也故以有言无咎與之有言者卽不見是之
意諷其无能爲進耳无咎以義理言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始進之士不患不進患以易心乘之茲小子以无可進爲厲則
其志在眞脩心无外援以義論之固自當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二進以漸者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德足以副君上之求而進得所
安致身於廟堂之上退食於自公之餘若鴻漸于磐而飲食衎
衎者然是所謂進得位往有功而佐其正邦之治也吉
磐大石也于磐衎衎皆自適意也人臣得君行道要在於安

其位不得所安如何自展舒得二有德以居其位尊之寵任加焉委蛇委蛇退食自公固其志之所自適也然大本又先於進以正來蓋以六居二為得正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二之飲食衎衎豈漫為奉而已哉進效於剛中之主力贊其政邦之化蓋以德享祿非素飽者也人臣尚先事而後食焉若之衎衎可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者也然當漸之時志將上進而无應援宜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矣四陰在上而密比已倘不守正而與之合是知征而不知復

反也謂不反顧義理也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而凶隨之矣復何利哉三之所利在於禦寇而已寇非理而合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禦寇則內不失巳比利可知

陸又在磐之上三漸于磐三則進于陸矣三四比而俱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有此象夫征不復者少男无應而上比于四務進而忘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无應而下比于三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利用禦寇者三雖過剛然以得正故不正之配視爲寇仇而禦之則利利則順矣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離附着也莊子云附離不以膠漆是也醜不正也三之夫征不復者以其附離群陰溺而不返也失其道者淫奔之事失夫婦之正道也婦孕不育正坐此耳禦寇而曰順相保者三與四无應而比非正則非順非順則凶不免故惟自守以正則无凶害之及以順而相保也○四一爻曰群醜者蓋成卦之主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巽木也四方入于巽故曰鴻漸于木木中桷之用者曰桷木中梁之用者曰梁木此時回翔木杪其飛漸高何所不至然或得平柯猶暫焉棲息可進而不遽進漸之善物也又何咎

桷者椽也寬平可以承甍凡木之枝柯未必寬平鴻趾連而且長不能握枝故不棲木若木之枝如桷則橫平而棲之可

以安矣或得者偶然之辭未必可得而偶得之也无咎者得漸進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以柔順之資爲成卦之主故能進不遂進而得其所安也爻以巽爲主得桷者所以成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高阜曰陵九五陽剛居尊進而得位爲漸于陵矣下與二應乃五之婦也二欲漸進於五爲艮所止歷三位而後至故有三歲不孕之象然本爲正應彼不正者終莫能勝之故吉

五與二應乃正配也故吉三與四比乃邪匹也故凶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所者並應相合之所也終莫之勝則得其所矣吉孰甚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卽九三之鴻漸于陸也三雖非正應然亦剛方同類之朋也上九進之極矣進而不已必亢上九知進而又知退又卽同德之三故亦曰鴻漸于陸上與三相應故也斯其進退有序容止可觀人倫之師表矣故曰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恬於仕進不爲榮利所惑故曰羽儀之吉以其中不可亂也

東坡曰漸有三陽其二爲陰之所溷非其有應則近而暴之惟上九不然夫不累於物則其進退之際雍容而可觀矣

䷵歸妹征凶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女之長者曰姊少者曰妹此卦兌爲少女故曰妹兌下震上以少女從長男其情又以悅而動皆非正也故曰歸妹夫以悅而動自往求合故凶雖正家之未能保正邪乎无攸利

咸止而悅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爲男歸妹動以悅曰征凶凶在征也以征罪女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剛也

孔子讀歸妹而發嘆曰人曷以歸妹爲非義哉歸妹而男女交媾是天地絪縕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陰與陽隔則生生之機

絕而萬物不興矣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也有男女則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是人之終始也而卦所云歸妹者蓋謂女說以動發乎情不知止乎禮義所歸之在妹耳所歸在妹所爲歸妹也曰征凶者謂其位不當而不正以相與未有能成其家耳曰无攸利者謂以柔乘剛而婬媟以爲亂未有能善其終耳使其如咸之止悅如漸之止巽則豈可因是而廢天地之大義哉

歸妹本是不好事夫子却看出大道理來故首言天地之大義而謂爲人之終始然後釋卦之本義而及其辭此又是一格○家人天地之大義是唱隨此天地之大義是訢合却有分辨人之終始以人生人嗣續无竆也悅以動若悅以動人

之桃巳也分明以身就人故曰所歸妹也妙在一所字俱言當柔乘剛本義云卦之諸爻自三至五皆不得正五爻又皆以柔乘剛云男女之交本皆正理惟若此卦則不得其正蓋通諸爻言也然説以動所歸妹主一女子言則此之位不當即指此女子之位不當言也此之柔乘剛即指此女子之乘剛言耳如此則於歸妹之卦義爲明於征凶无攸利之辭爲妥若通諸爻言則男子皆不得其正而罪不在此一女子矣其何以云歸妹哉且通諸義歸重於一事通諸爻專重於一人在他卦皆然又不獨歸妹也○説以動位不當柔乘剛皆指六三三爲悦體之極象曰未當也其義自見

象曰澤中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中有雷澤之氣感於雷而雷動此歸妹之象也君子通斯義而以永終知其敝焉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必如咸之男下女漸之止而巽方可以无敝若此之悅以動即知其有敝壞之理而當拒絕之蓋不正之合未有不壞敗於終者與其終之敝而相離不如慎其始而使有終也君子之善體歸妹蓋如此

知敝知字重知久遠之有敝而始於合之以正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初九有其德而無其應不能充配夫子惟承助其主以贊兑相之功而已然于分則為得也故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吉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之左右媵皆以姪娣從蓋從嫁

以適人者也跛者行之不正側行者也側行所以尊正室也

若正行則是正室之事矣故以跛象之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常也有嫡有妾者人道之常初在下位无正應分宜于娣矣

是乃常道也相承者承助乎正室也以其有賢正之德所以能

相承也

以恒以分言相承以德言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二亦歸妹以娣者也陽本能視以娣自處不敢正視象眇者之

能視也居中處内同乎幽隱之人守其中正無邪競之心則利

矣

九二承初爻而來故不言歸妹以娣其義自見初在下履象

二在初上視象幽人猶曰靜女矣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常即恒義恒之變爲歸妹以初與三易位也九二在中曾何變

乎不變常即幽人之貞矣

幽人深居處休獨秉貞德不變其常所以爲善也履亦下兌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剌之也此分言于初二憫之也履九二

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以近于三故也六三陰

柔不中正二獨以剛中自守履之三武人爲于大君不貞者

也然後見二爲君子之幽貞歸妹之三反歸以娣不貞者也

然後見二爲女子之幽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居下卦之終爲兌之主而與陽比悅而失正其德不中柔而上剛其行不順如是而賤孰甚焉古者謂賤妾曰須故曰歸妹以須此初九歸妹以娣之反也倘不反歸以娣而自越其分征凶必矣

此卽歸妹征凶无攸利之所指也反歸反而歸正之意初下得正象娣位歸妹之所以吉也反歸于下乃有以娣之意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言其位之未當也自知不當而反歸以娣斯正矣

四爻皆失位而獨此言不當以其爲兌卦之主也柔乘剛賤乘貴皆未當之意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陽居上體而无正應女子有賢明之德居貴高之地未獲所配而愆期焉蓋自有所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歸也歸有時也

遲非遲久之遲言待也待歸有時謂不輕從于人也孟光配梁鴻足以當之○或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震則冰泮矣過期之謂也九四爲震之始故特言之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者其志欲有所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凡女子之尚飾者皆其德之不足也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

貴女之歸惟謙降以從禮不事容飾以媚人女德之盛尙以加焉是克相夫子以成内助之功者也故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歸妹未有如六五之貴者也故曰帝乙歸妹以帝乙之妹而履得其中則其袂之良否不足以爲損益非若跛者之託行眇者之借明也娣初九九二也君女君指五也月者太陰之精而羣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而月未盈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吉者宜家之謂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德之所貴者中六五其位在中是其貴也以貴行者言以德行而不以飾行也故不如其娣之袂良耳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陰柔居卦終而无應是女歸之无終者也故以女言則不能奉祭祀以供嬪職而承筐之无實以士言則不得嬪以共承宗廟之祀而刲羊之无血是歸之不終而无所利者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之歸以承先祖奉祭祀爲成嬪上六陰柔不足以供嬪職筐筐之實安在哉所承一虛筐而已矣

歸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永終无敝者哉上六則敝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名存實亡之禍女承筐无實食亡不續之蘗也士刲羊无血用已死之牲也皆實亡之禍也象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

處其終故受其凶之全也或問歸妹既專指六三矣何以復歸上六蓋三爲兊之極上爲動之極正所謂悅以動者也六三不慎之乎始故上六敝于終也君子以永終知敝亦慎始而已矣

總論

陸庸成曰歸妹六爻俱无夫義獨六五震體之中爲長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爲衆娣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爲之娣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初二本有能履能視之才而如跛如眇則安于娣之分也王姬下嫁至帝乙始帝乙歸妹與泰五爻同者以歸妹獨五得泰之中德也日與月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娟遜

夫之象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盛大也其卦離下震上以明而動盛大之由也雷電交作有盛大之勢乃豐之象也故曰豐亨者豐自有亨道也假至也王假之者蓋惟王者車書一統而後可以至此也天下既平其勢必至於極盛故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惟日中則常照天下而亨可保與

豐者盛大之名盈足之義所為如意行无阻礙故謂之亨乃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可及也實惟王者能至之此等世界似无可憂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勿憂者非

憂言勿用空憂慮爲也宜日中正其憂之之實也王者宜如日之中天无幽不燭无遠不照也易凡言勿恤勿憂者非斥人知危知懼之心也以徒恤徒憂无所用之有可以去其憂恤之道耳○此卦離在下日已昃矣所以周公爻辭言見斗見沬者皆此意勿憂宜日中言王者至此勿憂宜日中不宜如日之昃昃則不能照天下也孔子乃足之曰日至中不免于昃徒憂而已文王已有此意但未發出孔子彖傳乃足之宜日中只是全得明體不爲蔀所蔽耳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盛大之義事業極大而不可加之謂也卦德明以察天下之隱而動以決天下之機功業文章超軼古今而无兩豐之所由名也王者而履斯際也極天下之所不可得者非其身之所能至乎既至於斯則其所願不期大而自大盛之極也衰之機也憂之所不免也聖人顧教之以勿憂宜日中何謂也蓋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咸待照於王者之一心故王者之心宜常照天下如日之中令此心之光明耳然日豈常能中哉日一中則昃矣月一盈則食矣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况人與鬼神乎必常如日中然後可以照天下而不必爲无益之憂也文王月中之戒亦深至矣哉

豐大也在事功上看明以動所以致此事功之由也事功既

大則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群生之衆盛百物之殷阜王若皆能以其身至之願欲不期奢而自奢矣尚大便豐其部豐其沛不足以照天下故聖人惓惓告以必如日之中常照天下勿令其尚大而自蔽也○明以動重明字明者心之精明也不明而動其動也妄明以動動罔不臧矣此盛大之由也宜照天下正與明字相應君心源不在事爲人心一事不照則禍起於幾微一息不照則釁生於頃刻古之聖人憲天聰明察民疾苦惟其有此照心耳君子不能使造化無日昃月食之時而常存其日中常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爲造化用而爲吾用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交作威發盛滿豐之象也君子觀斯象而以折獄致刑體之折獄者照天下之情偽惟明克允致刑者威天下之惡慝惟斷乃成此因法二體之明動爲之然其大義則以世道之豐亨人心或肆其奸宄所以必折而致之若始能維豐之盛於不衰與

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曖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於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必照然後致之於刑天下无冤民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當豐之始明動相資故有遇其配主之象既遇其配斯足以濟豐矣故雖豐已一旬亦无災咎可嘉之道也曰往則有尚

過合也配者相助之意配主者初爲明之初四爲動之初故
在初曰配主在四曰夷主也因卦詞宜日中一旬故爻辭取
象皆以日言文王象豐以一日象之故曰勿憂宜日中周公
象豐以十日象之故曰雖旬无咎十日爲旬言初之豐以一
月論之當一旬也是正豐之時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過旬災者言盛極必衰也戒之之詞
此即彖辭日過中而昃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有
豐其蔀不見其日惟見其斗之象以是昏暗之主往而從之必

見疑疾有何益哉惟積誠信以俟其感悟則吉也

離中虛六二成卦之主有日中象應五柔暗震動于上有豐蔀象蔀草木蒙翳蔽塞也疑在人也信在巳也發自內也蔀自外也發如樞機之發其轉移惟我耳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志者君之心志也信以發志者盡巳之誠信以感發其君之心志也能發其志則吉

志發則疑釋此六五有譽之由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九三處明之極而應上六之柔暗則明有所蔽矣故為豐其沛不見其日而見沬之象夫明既有所蔽則以有用之才置之无

用之地故又有折其右肱之象然雖不見用乃上六之咎也于三何尤哉故无咎

公羊傳草棘曰沛孟子言沛澤多而禽獸至沛亦蔀之義也沬子夏以爲小星薛氏謂斗之輔星是也日中見斗已非所宜至見沬則又甚矣三應上俱明動之極此昏所以甚于二四也○或曰斗屬陰而主運乎象沬則小星而已此君臣之別也臣遇暗主須至誠以感動盡力以維持故二曰有孚發若吉所謂至誠以感動之也四曰遇其夷主吉夷主謂初初明體也四不足於明資初之明以啟君之明所謂盡力以維持之也此皆以臣事君之辭若三則曰折其右肱而已蓋三之明藉上之動以爲用若左右手然三雖明極而遇上之蔽

不得以展其用則如右肱之折矣本義於二曰上應六五昏暗之主於四曰當豐而遇暗主於三但曰處明極而應上六其義亦自分曉世混三與二四爲一例非也○右肱者陽爻爲右陰爻爲左折乃九三之自折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明動致豐曰大事豐其沛安足以共計大事哉明藉動以爲用非動則明无所用故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當豐時而遇暗主尚大而自蔽障如豐其蔀日中見斗者然則已雖能動无可用其力矣惟是初九明德在下乃已之夷主也下求而與之遇相與協贊於廟堂之間必有藉其明以開居

心之蔽而保其盛治者故曰遇其夷主吉

夷等夷也均敵曰主此大臣以人事君發主之蔽而保時之豐非陽明同德之妙不能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陽居陰爲位不當四近君而豐蔀不當孰甚焉巳非明體而又遇主之暗何以能照天下幽不明也惟遇其夷主以人事君得其輔佐之力則與吉會矣

吉行者震動則行行所以吉也似動于幽暗之中而得明者引左而左引右而右可用以行而免于昏迷之咎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質本暗非能章者而居中體虛能來六二離明之體以誠

致孚以明輔贊則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而吉矣

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故二日往五日來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也東坡曰借人之明來巳之譽君子爭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夫君以天下為心天下之慶則君之慶也即君之吉也

二有文明中正之德初三四皆陽剛而輔二以為明者五能用二則衆徵矣兼天下之明總天下之動慶莫大于此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居震之極最與離遠其躁動其障蔽蓋有甚焉者盛大驕奢不期而致是其所自恃者其所自蔽也其所自蔽者終於失人

无所見者也不徒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者乎是凶之道也

上六之所為自以為豐莫與比動莫與比獨擅天下之明而不知其所作為是極天下昏蔽事故曰豐其屋者非以蔀天下是自蔀其家也其心自以為照天下不知反闚其戶闃其无人而終三歲亦莫之覿也天下極聰明的人做天下極昏愚的事正上六之謂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為明之至也而其闇適足以蔽其身而已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也九三折其右肱而莫為之用自蔀其无人哉畏我而自藏耳

總論

孫質卿曰豐六爻大段以五爻爲主二之發若發乎五也四遇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患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上則豐暗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蔀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爲卦山內而火外內爲主外爲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曰旅小亨者亨之小也旅途頼寡勢渙情踈縱有亨通之事亦必微小然其得亨者以其正也道无往而不在理无微而可忽旅途之間能守此正則吉而亨矣

貞卽彖辭柔得中二句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〇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曷以小亨旅貴得人而尤貴得剛明之人卦體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柔而有禮剛者樂與之群也卦德止而麗乎明心无過求明者樂與之友也是處旅之貞而亨吉之道也是以小亨而得吉也當其時苟非柔中而善止則不足以服人之心非剛明之樂與則不足以安巳之身如此旅何哉此旅之時義之大也

旅在外故曰柔得中乎外柔則不亢中則不屈得中則順乎剛又在旅之時以止爲貴止則事无過求可以洽明者之心

故曰止而麗乎明旅時之義得此則亨且吉不得此未可以必得也故曰時義之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不可久留於山旅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羈旅人情所不樂而不樂之大者則莫如就理刑獄羈縶而不得歸者之爲甚故故君子洞明敬慎以用其刑速決遣之而不使留滯乎獄無苦无聊於外者皆得以歸寧其室家焉仁人之心哉

獄獄事也獄必用刑刑用不當則民麗于辠罰累月終歲得反其故居可痛孰甚焉故君子慎用刑而不留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初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猥鄙瑣屑

無所不至斯不足取重於人而災咎之來皆其所自取矣故曰旅

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非別有災志窮即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當旅時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

當故即次而得所安焉懷資而裕厥用焉得童僕之貞而有攸

賴焉蓋旅之善无不備焉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即次懷資皆可力備而童僕之貞此心之所感結也得童僕之

貞信凡百有賴而終无悔尤矣故特申之

唐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亦爲晝旅況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以柔順謙下爲先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以卽次言則焚而不得所安矣以童僕言則喪而不得所賴矣旅雖得貞亦危厲之甚也

三爻據外卦故以旅爲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之所藉者次也童僕也旅焚其次亦已傷矣而况於喪其童僕乎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然則三固無所歸咎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離下而上其爲旅也載質出疆之君子也旅于其國而僅得所處及其資斧焉不能居位以行其道也其心能快然乎哉旅于處不過得一寓耳得其資斧不過備一用耳季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之所以去也聖賢之心滋戚矣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以得位爲善旅于處未得位也雖得資斧其心固有所不快矣

爲道而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當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爲五卦者物

色文明之士聘禮以招來是不過一矢之亡云爾而光輔大業後安正位其所獲何多也故曰終以譽命

雉賢者文明之象也譽命二字聯讀譽是人心之頌美命是人心之推戴頌美處即是推戴推戴處即是天命也終以譽命者終以此招賢禮士而得人心之歸與也劉先主之于孔明似之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人與天心本相通而无間者人心之歸美上達於帝心則譽之所歸即命之所屬也亦有終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上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亢以

加人能保其所安乎始則以此爲快意終則自貽之戚矣盍不知旅道之貴順而輕率躁易以至于凶也故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以下順爲道旅在上高亢以加人可乎其義焚也喪牛于易分明凶道而任其性以爲之則終莫之聞也聞則豈至此乎

☴☴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二陰伏于四陽之下能巽順乎陽故名爲巽小亨者以卦本屬陰又卑巽也惟其如是則才智不足以識遠任重僅可小亨然巽以從人人无不悅故利有攸往苟使失其所從亦未必利往又利見大德之人庶爲有濟此則因其從陽而教之以

所從之人耳

大人指九五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曰重巽巽者入也人民莫知命重巽入人之深申其命而已矣始之以告戒終之以丁寧是重巽之謂也然曷以云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天下之事非巽无以入非剛无以任九五之剛巽順乎中正之德而志行則凡為柔者莫不效順而依之以自立矣是以巽雖小亨而利有攸往者謂利見此剛中正之大人也知申命以入人而又知見大人以任事則知巽之所為亨與利矣

重巽者上下皆巽也申命者丁寧反復也非兩番降命也剛巽乎中正者居巽卦之中正也志行者能行其志也蓋剛居中正則所行當其理而無過中失正之弊凡出身加民者咸推準而動化矣此大人之象也柔指初與四剛指二三五六惟柔能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惟剛巽乎中正故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行相繼以入于物曰巽君子欲行事而不先申命其局以入人心乎是以凡有舉動不遽行也先之命以布告之又申之命以詳示之俾知我所欲施行者无非以利天下而後舉其事以宜民則德意曉然於人心是君子之所以善體巽者與

隨風者前風去而後風隨之申命即重巽以申命也行事所

該甚廣總之則興利除害而已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貴從容而又貴果斷初六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進其退遲

疑而不决非理也利用武人之貞濟其所不及焉

巽爲進退爲不果初六乃成卦之主故以進退言武人果斷

者也本爻以果斷爲正故曰利武人之貞○看武人之貞四

字相聯則知幽人之貞亦相聯矣今人解幽人之貞曰幽獨

守正亦將解武人之貞曰武從守正可乎大凡利永貞利居

貞利艱貞利不息之貞等解皆相聯不可分貞字爲解也此

本疑問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凡人之遲疑果斷皆志爲之或進或退而不果志之疑也利武人之貞則其志脩立而自治矣

治者一定不亂之謂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以陽處陰而上无正應乃比乎初故有巽在牀下之象然居下體亦過于卑巽者必不自安寧如史巫之紛若鼓舞動作則有以矯其柔懦之偏不惟得吉而在我亦无過咎矣

一陰在下二陽在上有牀之象九二无應于上退而比初心在於下故曰牀下史巫周禮巫之一筮于卜吉凶者紛若紛雜亂貌象其手舞足蹈不安寧之意也故曰吉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得中而不過于卑巽所以爲紛若之吉

九三頻巽吝

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而勉爲之至頻巽而頻失則可吝之道也

巽多疑而躁九三有巽之疑兼巽之躁故曰頻巽○頻一也復之頻何以无咎巽之頻何以吝復從於内也頻失而頻復則中有主巽巽於外也頻失而頻巽虛文焉耳矣此吝无咎所由分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之巽非其本心也夫其實不能巽至于不得已而後巽其

志亦窮矣

三之位未若上之窮而巽之志則已窮極而无所往

六四悔亾田獲三品

四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則巽之至善有可以亾其悔者且以若所為巽于上下无應者有應而承乘之剛皆為我用矣故曰田獲三品

用柔能下正所謂柔順乎剛也順剛反得剛之助故曰有獲應承乘分明三事田獲三品者謂本巽以行可得三陽爻之懽心也田武事有剛德之象干以濟柔巽之所不足耳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巽於上下而獲有三品之多則德業相成而克有其功矣

八卦正位巽在四所以獲三品而有功有功者无損而有益之謂也

九五貞吉悔亾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五居巽體因循積習之後宜有悔也而剛健中正有變通宜民得貞而吉之義則積弊除而悔亾新政行而无不利雖始不善終歸於善无初而有終矣然變更大事不可輕率必先庚三日而盡所以丁寧之意後庚三日而盡所以揆度之意庶幾更化而善治可以得吉也聖人於時之當更者曲致其告戒如此

巽有順習之意天下事日狃於順習則不覺其敝是更化之所不免者然貴得正乃可以有終郎使得正而又必致其丁寧揆度之意乃可以善治而得吉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

其入于理者深而見于行者審矣是謂申命所以有終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五爲以得吉其所處之位正中也惟正乎中則因時制宜不失其正而吉矣

正乎中不失時之謂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居上貴巽然又貴於斷上九居巽之極一於巽而失其斷若巽在牀下失其資斧者然雖巽得其貞是亦凶之道也況未必正乎

資斧者所資之斧也以斷而言二上俱巽在牀下曷以吉曷以凶二居下體宜巽而得中上居卦極宜斷而過巽此所由

剛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過於巽矣以其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而不知變也

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

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

☱ 兌亨利貞

兌悅也一陰進于二陽之上喜悅之見于外也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悅之故受之以兌亨者因卦之所有而與之也貞者因其不足而戒之也悅則亨矣但陰陽相和易流于不正故戒以利貞

悅無鬱結之患自亨然入邪僻之流故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義何居和說以與人而人亦以說應之兩相說之謂也兩
相說則亨不待言矣而又戒以利貞者何也卦體剛中而柔外
剛中則誠說於其中而柔外則和說於其外原有貞之義也說
以利貞是以上順天心而下應人心无所不利耳即是說之正
以先民實有說民之心民忘其勞以趨事矣即是說之正以犯
難實有生民之心民忘其死以赴難矣爲民上者患說之不正
其道隘小不足致民之應耳所說誠出於正大則其道光明民
心自有爭相激勸而不容已者說之大民勸矣而豈不貴至正
哉此利貞之辭所爲繫也

兌說也與咸感也同咸去其心說去其言故咸則无心之感兌則无言之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外雖柔說中實剛介是之謂說以利貞易有天道焉順天者上兌也有人道焉應人者下兌也揆之天理而順故順天即之人心而安故應人天理人心正而已矣若說之不以正則不能順應矣忘勞忘死亦本以正來夫好逸惡勞人情之常今忘勞忘死非人情也而忘之者以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此正之所以利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有互相滋益之義君子觀斯象而以朋友講習體之惟天下之義理爲可悅而惟合志同方之朋友相與講習義理之精微則互相滋益其悅有莫可言喻者此君子之善體兌也講習者講而又習也講論使有時習不已之意故曰講習凡一義而反復紬繹或衆見而參比協合皆是

初九和兌吉

悅人情也人情一着於世故則不和初以陽居悅體處卦下而無係應發而爲悅者一本體自然之和也以本體之和感天下人其有不應乎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初之

和兌中節之悅也於人无所不宜故曰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凡人情之有所戾者爲有所疑也初處最下而无係應情之所發一本性眞而无所疑於其中斯之謂和兌而得吉與

行非在外之行此心方形於應感之謂也

九二孚兌吉悔亾

凡以悅相與恐必有悔九二剛中其所爲悅若一出於中心之孚則至誠動物而終无所悔矣故曰孚兌吉悔亾

有孚本剛中來孚自无悔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凡人之悅多以其貌而九二剛中獨信于志則悅極其誠而可

以感人之心矣此孚兌所得吉也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悅不以道者也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悅失已甚矣能免於凶乎

六三不好處全在一來字兌以兩相悅而爲言也莫之與而來就於二陽和兌孚兌之士肯以爲悅乎祇自失而已矣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悅焉所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邪正之間不能自決爲商兌而未寧然以理論邪所當去也正所當從也介然而辨之

速則君臣道合而有喜矣

凡人情當理義情欲之間最宜分辨而速決裂介疾云者分辨之速也旣商兌則其心自有不安旣不安則宜辨之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與君相悅則得行其陽剛之正道而有福慶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五陽剛中正當悅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悅之主處悅之極多方媚悅而剝乎陽者也倘不察而與之相信則有危矣

剝謂陰能剝陽指上六也以人事論如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皆以陰陽容悅剝乎陽者也孚者憑國家之盛際恃

一已之聰明以小人不足畏而孚信之則內而蠱惑其心志外而壅蔽其政令國事日爲之紊亂矣是以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居尊而當乎位以爲此德此勢便嬖之徒不足爲我害也勿謂无害其害將大矣

居此位者當得陽剛九五以陽剛居尊其位爲正當也與夫履位正當同皆失于所恃耳

上六引兌

上六兌卦之主以陰居悅之極悅不以道而引人以爲悅者可謂甚矣

引兌者包藏禍心蹤跡詭秘使人入于其中而不自覺也引

兇不言凶者蓋其親疎之權在于九五五爻知戒則无所用之矣

九以正大之情相與則其内外皆極光明君引之以爲悅睹朕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甚矣未見其爲光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巽上坎下風行水上有離披渙散之義故名曰渙然衆心渙散終可聯合而得亨也而其道何居先收人心次談經濟而後可乎此時神明變動九廟震驚王者必聚精神躬假於有廟之中使天下之人皆各知有所本而不渙散是聯渙之第一義也然當其時不竭力以拯援則散終不聚貴本經濟之才爲收攬人

衆若涉大川者可耳或苟且以圖成亦非詐之得也必其所行一出於大公之舉斯可以統攝人心而爲衆所歸往耳渙之亨蓋如此

卦辭一串說下王假有廟是收拾人心之本然更有許大事在專靠見神不得須教竭力圖之而後有濟故云利涉大川然又恐人之急於就功則其所爲聯合者多非大順大義之舉故又戒之以利貞明大順扶大義而令天下咸歸大一統之治則利貞之說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何以得亨卦變剛來居二而不窮據險從要其勢既可臨

天下之心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匡時叶力其義又可激天下之志此渙之所由亨也曰王假有廟者言王者親至廟中聚精神以感格使天下曉然知人本乎祖之義而不至於渙也曰利涉大川者言君子本此實才殫心力以經濟使天下翕然歸天王之一統而有功不終於渙也是皆渙義之至切者故聖人備舉之

剛來不窮言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來而得所思難以為安不致窮困也柔得位而上同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四因能渙群者已自足安集撫定而又得三為之助可共濟渙矣之兩者既得其地又得其人所以亨也王在中言王於親至廟中也王在廟中豈惟聚已之精神已哉昭假以祀

烈之盛衰痛以作臣民之思而後大義布昭群策畢集其濟
渙之首務也乘木有功者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
川也言其巽時順勢无所艱難多事之詞也不見今之乘舟
循而涉江湖者乎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以為險矣不單釋
利貞以正道即在涉川上見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斯象也而以享于帝立廟備之
蓋天下之渙由於人之不知本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享于
帝而為萬民以昭報立廟而為子孫以承祀則天下咸知所本
本同歸於一而心无不一矣是君子之所以善合渙者與
享帝則人知尊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立廟則人知親親不敢

背死而趨生此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也在渙時爲尤切

初六用拯馬壯吉

在渙初宜急于拯而有九二之可仗又宜身任之以爲拯斯於渙而有濟也故其辭曰用拯馬壯吉

治渙如救焚拯溺然故下用拯二字馬壯者馬之壯也指陽爻而言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渙初有可濟之理而力任九二其理又可以必濟者初用拯馬壯能順斯理此所以得吉也

順者順理之謂有以順九二言者較粗淺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在渙之時飄流而無定嚮將何及乃九二以陽剛之資居於其所焉當流離無藉之日得天下之上游以圖混一之大業是居險之長策也渙必合而悔可亾矣

奔者來之速也机木也可憑以爲安者二剛自外來有奔象二本九之所安有机象得中而安是奔其机也卽彖辭剛來而不窮也○易述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于險雖有二陰昵附不爲遲疑猶豫故言奔惟不窮故爲得其所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渙之時人皆有願安之心夫既得中而安則符所願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人臣无以有巳有巳悔也六三居得陽位志在濟時則以天下

渙散為已憂以收合人心為已事而我躬亦不遑恤矣人臣而匪躬節孰加焉故渙與其无悔也

渙躬忘私之謂也忘私不必定是忘身凡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人臣之志不兩立志在天下國家則必不以躬爲念所謂志得位而上同者耶

外者躬之反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天下之渙起於分義之不明而偏私植黨之爲害也四當濟渙之任下無應與散其群黨而不爲私精白一心大善之吉也

其辟既渙合天下以歸大一統之治則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非平常之見解所能及矣故周公特深嘉而樂與之

徇私植黨是人臣所最忌事三居下而不私四處上而不黨故三曰渙其躬无悔四曰渙其群元吉相聚曰群大聚曰丘群而能渙則天下无復有黨與而勢歸於一矣是渙其群即渙有丘而非二事也曰匪夷所思者元吉之不足而又以嘆咏其妙也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人臣惟此心耳心一係於群黨則暗小之甚矣渙其群元吉光明正大誰得而企及之

光明故心言明於分義而不私且小自正大而光明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天下胥以渙我命亂而莫適所歸也民窮而莫適所聚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渙汗其大號而使洞然我心能渙發其居積而使樂然我聚則携二反側之民復歸維皇一統之治而於君道為无咎
汗者无不沾被言號令之出如汗出于人身而周浹四體无不至也渙王居王者之居也世有散財之君矣而即散民間之財渙於斂者也非能渙者也渙王居即散小儲以成大儲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位云者正居尊位之謂也正居尊位更收合而輕居積故能

渙王居而无咎耳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陽剛才可爲渙極時易爲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傷害者安憂懼者喜渙可以濟復何咎

當渙時海內分裂而民生塗炭所謂傷害也國家危急而人心搖動所謂憂懼也此逖出作憂惕之惕一云逖出者上居渙之極遠出渙外故不特言出又言逖出去之遠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渙其血則无傷害之及矣

總論

陸庸成曰合渙之六爻而濟渙之策備矣其一曰得人初无

才而能順猶吉也二曰得地三曰奔而遂願故曰悔亡然人臣非无才无地之患所患私已以愛力植黨以背公則渙不濟若三之渙躬四之渙群真可謂天靖公之忠堅從王之義者然天下非无群臣戮力之患所患君志鬱而不宣君澤壅而不流則渙亦不濟若五之渙號縱以散財斯可謂激忠義之志廓浩蕩之恩者以諸臣之勛勤而有五之正位坎之害所以遠而斯民咸拯於水火之中矣今而後得覩太平无咎

正位者正居尊位而不疲也

䷻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者有限而止也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曰節人情能節則事皆中理而可通故得亨義然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

至於苦非常久之道也故又以不可貞爲戒

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則違

性情之正物不能堪故不可以爲常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〇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〇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〇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卦名以名節而得亨也立人之道剛柔而已矣剛柔不分非節也然大要以剛爲主剛而不中亦非節也卦體剛柔分旣相節而不偏而剛得其中又有節而不過此節之所以爲亨乎曰苦節不可貞正謂於此剛柔中正之間一過其節而至於苦則其道窮極不可行矣所觀卦德悅以行險以從容和易之心立嚴

限峻守之節則其節爲特善矣且卦體九五當位而中正居尊以立天下之極而事皆有節兼德以爲人倫之至而節皆可通則節亨之義又昭然其甚者若不觀之天地聖人乎天地一陰一陽以節而不過則寒暑調而四時成聖人立制度以爲節汰浮而適中則財无妄費必不至於虐害其民矣知節則惜財愛民而可導四氣之順不知節則傷財及民而上干天地之和此節之所關爲不少也

剛柔分卦體三陰三陽也剛得中　二五皆陽而居中也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大抵剛主裁制柔多泛濫本卦剛柔分是豐嗇適宜也而又曰剛得中者何蓋節道剛爲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剛得中以明節道之

善其實剛柔分節下文之天地節也剛得中節下文之節以制度也但彼對言此串言耳若節則不中不中則天理不順人情不堪難乎其行所以道窮窮者亨之反也悅以行險指卦德言兌悅而坎險也聖人因人情之易流嚴立防限以關制之與制險何異然其所爲險者却以和悅平易之心行之而非有所矯拂故曰悅以行險隨接當位以節句見如此爲節却是當位以節之也又接中正以通句見如此爲節却是中正以通之也當位二句俱指五爻九五居尊能受兌之節而五又成坎之主坎爲通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是人君居尊行節之道而其道惟中正所以能通通者又窮之反也非即悅以行險者通之乎天地節者暑著之極秋節之冬寒

之極春節之故四時成苟无節則失序矣聖人制度以爲節

制度法度也聖人爲出无過取无濫用自然不横歛而害民

爲聖人與天地並言者人道即天地之道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體之夫正名辨分之道以數度而別嚴爲之制使不踰越於其外立巳行巳之道以德行而立評爲之議使不苟且於其內此君子之所爲善體節者與

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是謂之制數度如繁纓一就三就之類是也得于中爲德發于外爲行議之者商度其无過不及而務

歸於中如直温寬栗之類是也制者節民于中議者節已于中中則可亨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居節之初未可以行初九陽剛得正靜觀時變動察事機慎密而不出則无󠄁實行之過矣故曰不出戶庭无咎

節字所該甚廣此以仕止言亦切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通塞時也通則行塞則止節之道也初九知時之不可出而謹守以爲節豈非明炳幾先者與

九二不出門庭凶

初時未可行也九二之時則可行矣乃其失剛不正上无應與

知節而不知通若不出門庭者然是株執之固而違天失時之凶所不免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不能為時能不失時可行而固止失時宜之至大者故曰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當節之時要貴能節三以陰柔不中正不能自止於理義則凶咎之至徒自傷嗟而已无所歸咎也

此无咎與他爻異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節可免過不節而自致傷嗟爲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夫君與臣本制度之所出也六四柔順得正上承九五之君凡其所爲防維天下者安然以其身率履之而若出於所性者然是所謂惟臣欽若而可以常享其光泰也故曰安節亨

天下惟理義爲有節惟節爲至安六四安于其節典亨憲度循且習焉而率履之无愆則心有常泰而身有常寧矣故不曰吉无咎而曰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由不愆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節者承天道以治人情之謂也九五當位而中正其所範圍之

則悉協於天人之宜其所以吉者也以此節天下惟臣欽若惟民
從乂故往有嘉尚

甘者適中之謂味調和則甘節本中正行之已則安行之天
下則悅從故甘美而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天下者雖有其位苟无其中未必能協人情也九五居位而
中所制所議發皆中節而甘美此之謂吉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本善物要歸於協人情上居節之極過而至於苦直人情也
乎哉雖貞而亦凶矣然自其人言之或者其悔可亡耳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道貴通上六苦節其道窮矣

生生篇曰苦與其對其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不可以繩天下而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苟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孜孜之為可以共其德硜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无其節安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无苦節之心

總論

建安丘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上雖當位而亦凶者以其當節之極宜通而非變通之才故也若

以兩爻相比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爲凶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信在中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爲中虛以二體言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故名中孚人惟中孚則何物不可感何往不可利雖无知若豚魚至信亦感及之況其他乎所以吉也倘涉天下之大險而至誠經綸自然可奏功者又曰利涉大川但所貴于誠誠以正耳正則可以格冥頑涉險難不正則硜硜之信有窮而未必通者君子尤

實愼處與

中虛中實不是兩件人心私欲不萌廓然太虛此便是虛虛之中惟是天理滿腔耳此便是實惟虛故實也至虛而至實

中孚所以有取也豚魚一說躁如豚冥如魚作兩物一說澤中之豚魚將風則先出拜廼信之自然者然此總无緊要只重在至誠感物上吉字輕輕帶去涉川亦舉險難以該平常見其无所不利也利貞貞卽在信中不是信之後又用正也蓋天下无不孚之正容有不正之孚倘或盜賊相約男女相私豈不彼此有孚然非天理之正矣故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〇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〇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者孚誠於中也而安所取哉以一卦言之柔在內而中虛矣以二體言之剛得中而中實矣中虛而能實乃稱中孚乎且以卦德言之下悅而上巽臣和衷以仰承君虛懷以俯受都俞吁咈交孚一堂之上而誠意浹洽萬邦作孚之化所由以成矣曰豚魚吉者謂信由中出被及於無知之物也曰利涉大川者謂才與誠合可利夫濟險之用也若是其中孚而猶必以利貞焉者何也蓋曰維天之命本无不正必孚出人心之正乃應乎天命之本然耳聖人貴誠而正也蓋如此

中孚主信而言卦體三四以柔在內是中虛所以受信二五以剛得中是中實所以爲信此中孚之義也悅則和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下悅以孚于上上巽以孚于下无所不

孚則无往不化可以化萬邦矣有孚在中而化萬邦中孚之德也信及豚魚豚魚至无知而難及者也信且及之其他可推乘木舟虛者本卦外虛中實有舟虛之象至誠以涉險如乘巽木之虛空以上于兌澤之上又豈有沉溺之患乎所以利涉大川應乎天者信能正則事事皆天理而應乎天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木體虛以受風之感有中孚之象君子本斯心也而以議獄緩死體之夫人莫不好生而一不幸以罹於獄罪至死焉其情甚可憫也我本真誠惻怛之心議擬其所謂獄者果出於无知乎抑出於不得已乎而少緩其須臾之死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

死者與我俱无憾焉是君子之所以善體中孚者與

中孚貞誠忠惻之心真誠忠惻之心莫如好生之一念故聖人直說到議獄緩死處議獄便於死中求人之生求人之生於死之中便不忍須臾自裁決故曰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孚之正也度可信而信焉倚仗得人德業有賴不亦吉乎倘復有他則失所以度之之正終身无可賴而莫識所安矣故辭曰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之能虞吉者當孚之始志向專一而未有變也志一則審度志一則无他故可以得吉耳

九則能立志初則未變故虞吉上繫初九二字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君臣之相應和孚也其所以相孚者德也九二中孚之實上承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卽其相應之誠无遠近幽深之間不猶鳴鶴在陰而其子和之者乎卽其所爲相應者无彼此形骸之隔不猶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者乎古者明良喜起之風一德咸有之盛蓋莫踰於此乎之二五矣

二五之相與只是一個誠而所以相與處全在中孚之德故兩象語有淺深○九二一陰爻在陰之象也巽爲長女兌爲少女子母之象也好爵者懿德也陽德居中故曰好爵子與爾皆指五因中孚感應極至而无以加所以不論君臣皆呼子

爾也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吾之所有而彼亦係戀之也物之相愛者莫如子母之同心人之所慕者莫如好爵之可貴鶴鳴子和者天機之自動也好爵爾靡者天理之自孚也靡與縻同言係戀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于中中乃孚之至也二五君臣之相應豈非本于中心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三陰柔不中正居悅之極上應上九信之窮者斯得敵矣得敵則中紛擾而莫適爲主矣此或鼓而張或罷而廢或悲而泣或樂而歌若狂人然而不知其所竟也

虛中者以理為主自動息憂樂之有常六三中既不虛又得敵而无主則事事不中節矣豈能孚信哉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夫人之一動一靜豈不能自主六三乃爾若處不中正而莫知所適從也

爻從得敵處擬其无主之狀象究其所以得敵而無主實由己而不由敵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位近於君履極盛滿不可不知所自處也乃其居陰得正能舍己之儔類仰毗一人以效篤棐之忱則中為有孚而善寡過矣故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臣象臣近君猶月之幾望極盛也馬匹不但指初六九三
陰同體皆是馬匹亾者惟知上從乎五而不下係於三也

象曰馬匹亾絕類上也

四與群陰若共服共驂然而獨能亾之惟臣近君精白一心不
可復私其類也絕類而上孚於五固四之心亦四之分耳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君與大臣本共爲一心以孚天下者九五有孚之實爲孚之主
下應九二之同德一德一心交孚於一堂之上明良喜起孰踰
於是乎是所謂有孚攣如者又何咎

攣係戀也攣相連也如合九二共成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
故有此象乃委用專而信任篤也无咎者君上下交而德業成

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居尊位者當有中孚之實德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與六二一德一心其交孚之情自攣固而不可解也

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倘非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則雖有信者亦疑之而不能用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信貴知變上九居信極是狥偏執之守乏融通之見卽理之常有必不可通者故辭曰翰音登于天貞凶

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登于天者聲大而實喪也雖有信非其信矣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惟信爲可長久然所謂信者在通其變而不窮不通其變則窮矣是不可長久之道也

總論

卦以中虛中實爲義中虛貴有主中實貴相應三无主之虛故得敵而无常四有主之虛故絶類而專上二五皆相應之實故鶴鳴子和而有孚之攣如若初之孚在於守常上之孚在於通變亦虛實自然之定理也

䷽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卦中陰過乎陽曰小過陰性謹密陰過乎陽則其所爲畏慎周

防之意勝於理亦可以得亨者但貴因時合宜不失當然之正耳貞者陽爲大陰爲小小其貞也陽爲上陰爲下下其貞也故據小過之才德則但可小事不可大事謀其小不謀其大可也又據小過之作爲其奮揚而出若飛鳥然而所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居其下不居其上可也是所謂安其分之常協其時之當大吉之道也不然力小而任大德薄而上人未有不獲戾者安所稱亨吉哉

小過陰雖多陽非浸長以消陽者比也陰柔于人无所逆于事无所拂故亨然尤必利于正蓋大過則以大者爲貞小過則以小者爲貞故可小事不可大事然卦體有飛鳥遺音宜下不宜上之象故雖小事亦宜收斂謙退居下方得大吉惟

小事而又居下斯得時宜而貞矣可小事不可大事者當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者行小過之事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大陰小本卦四陰二陽是小者過也此原立卦名之義過而亨者言當小過之時不容不小過不小過則不能順時豈能得亨惟小者過所以亨也時者理之當可也時當小過而小過非有意必之私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亦如當大過之時理在于大過不得不大過則以大過爲正也故過以利貞者與時行也以二五言柔順得中則處一身之小事能與時行矣所以小

事吉以二四言凡天下之大事必剛健中正之君子方可為也今失位不中則陽剛不得志矣所以不可大事卦體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之象焉故卦詞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者上卦乘陽且四五失位逆也宜下大吉者下卦承陰且二三得正順也惟上逆而下順所以雖小事亦宜下也无非與時行之意如是則謹密周防持之有終而吉可必得也

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小過之時理該慎畏周密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小事在日用常行溫克過慎之人皆可以辦若大事關天下國家非剛健沉毅之守有不克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剛失位之位以所處言謂剛不得其當耳剛不得當而又不中如何可任大事得○小事之

中過慎而已大事之中須敎有大過人之才克稱大過人非僅僅過慎而已也○卦體中實外虛翩翩欲舉有飛鳥之象任小的人雖能過慎然擔當不定處或輕舉若飛鳥則大非小過之宜故聖人繫以上下順逆之義示之使之過慎以有終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隱隱而已爲小過之象君子觀斯象也而以小事之過體之曰行曰喪曰用其關於吾身者不小然以天下國家之大視之則三者其小也以此三者言行傲爲大恭爲小喪易爲大哀爲小用奢爲大儉爲小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則謹密之意多而張大之心少是君子之所以善體小過之

象者

恭從此心之敬畏出哀從此心之憂戚出儉從此心之節約出與傲易奢侈不同是爲過於小而不過於大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不正而上從九四陽剛之動故有飛鳥之象蓋惟知飛于上而不知其下者也凶可知矣

因本卦有飛鳥之象故就飛鳥而言飛鳥在兩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鋭者也故皆言飛而凶以居小過之時宜下而不宜上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莫能解救之意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之上三四皆陽爻有祖之象六五陰爻有妣之象六五雖非正應實君也已則臣也二柔順中正其進也過三四而遇六五不入強剛之黨而樂於大君之從斯已得矣且又凌逼不形祇承惟謹過慎而處中爲不及其君遇其臣者焉復何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夫子以大義申之曰臣不可過也臣而過君莫大之罪故六二兢兢所不敢出耳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當小過之時陽不能過陰故言弗過然其陽剛君子乃衆陰之所欲害者故當防之若不防之而反從之則彼必戕害乎我而

致凶矣

弗過者陽不能過乎陰也兩字絶句本卦陰過乎陽故二陽

皆稱弗過防之者當備懼防乎其陰也從者從陰也戕害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如何者言其凶之甚也吾末如之何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以剛居柔不當其位若有咎矣然當小過之時剛而又柔

是正所謂小過也故无咎若其陽弗過乎陰亦與三同但四弗

過乎陰而反遇乎陰不當往從之若往從乎彼與之相通則必

危厲所當深戒也况相從而與之長永貞固乎故又戒之如此

弗過者弗過乎陰也遇之者反遇乎陰也三之陰在下其性

止故惟當防四之陰在上陽性上行且其性動與之相比故遇也往者往從乎陰也永貞者貞實之意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者剛居柔位也終不可長者終不可相隨而長久也所以有往厲勿用之戒

舊註因不知三爻四爻弗過二字絕句所以失吉此本梁山來知德爲是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君在小過之時理宜下不宜上五雖柔得中然居尊位或不知下賢之義故周公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之若曰如此而自不謙降未有能澤及於民者也又因其居尊而應下則以公弋

取彼在穴曉之若曰如此而下賢是君道之所宜然耳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雖與小畜同辭此解宜小異蓋隨小過時言之耳弋者凝神注目而必於此之謂人君下賢而必取之當如弋者然故以為喻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陽和而後雨以氣之下降也曰密雲不雨者自處於上而不下耳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過宜遇不宜過上居動之上處過之極不知時與分之當然與理為遇而惟逞其過人之為若飛鳥離入於雲漢者然則凶不免矣是故天災人眚之並至者也

雖主道理亦以陰陽言與三四弗過遇之例看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五為巳上上之弗遇過之登直巳上而巳乎上而極亢此其凶之所不免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者事之已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又六爻之位各得其所故爲既濟亨小者亨于陰柔之小也小謂三陰此卦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云亨小然以其剛柔正當乃利于貞矣宜剛則剛宜柔則柔率循正道而後濟可保也然柔在二則吉在上則亂卦德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義蓋治極而偷安往往陰柔者爲之不可不戒矣

亨小與小亨不同彖曰小者亨也分明是陰柔之得亨耳利貞者卽常如初吉之念而不使之終亂也既濟之初心尚儆懼所以爲吉及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弛孽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之亨以陰柔者得亨也利貞者以剛柔皆得正而當其位也夫既濟六爻不惟皆相應而剛柔无一之不當其爲濟豈不大哉而彖以爲小者亨焉何也初之吉與終之亂皆由于小也夫天下之事陽主之陰成之其成其敗未有不由于陰者故觀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豈但濟極則亂也哉是故中者時

所有為者也治之未成靜陰尚伏雖欲止焉心弗止也柔尚得其中也治之既成水上火下陰陽大小各歸其所无所有事止心於是乎生矣可知終非能亂而亂之者止心也止則窮矣君子思患預防所以通之為不窮也與

亨小雖主陰亦見亨之漸微矣此時非守之以貞雖亨小豈能保乎貞只是憂勤慎畏耶下所謂正與中者是已而卦體初三五皆居陽二四上皆居陰是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剛不至好大生事柔不至好逸滋敝此保濟之善道所以維太平之運者也而惟其初終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其初柔而不過憂勤而不擬得中吉也後來柔漸靡怠荒无所事事而止心生矣止者道之窮也卦詞曰終亂彖曰終止則亂其

止微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火相交各得其用爲既濟君子以時當既濟或有患害之生思之思之既動於患未形之日而防乎其防又預於患未至之先則天下之治可常保其濟於不窮矣

思以心言豫以事言思患者慮乎其後預防者圖之于先既濟无功惟思患預防以爲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輪在下尾在後初象也車行必轉其輪獸行必揭其尾曳輪濡尾未濟象也初九以陽剛得正明幾慎始欲進而未敢遽行若曳輪濡尾者然當既濟之初常有未濟之意則終能濟矣又何

咎

車行而常若曳輪狐涉而常若濡尾只是一點敬慎之意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則逸欲未萌止心未起故能謹戒如是義當得无咎也

義守正與道寵相反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雖有正應而九五不汲汲于求二者當處既濟之時剛中反爲中滿則二雖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如婦喪茀豈能行乎然

五雖不汲汲于二二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逐之數極則變道非必通焉勿逐七日得之象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在我者矣夫我先自失焉乎得

稱婦者以陰適陽二之所以行也茀者車後之蔽車无茀則
不可行矣勿逐者不汲汲于求行也爻凡六七則復始七日
得卽自勿逐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在下卦之中中道在我舍我其誰哉見勿逐之爲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在內卦之上內治已濟動而之外亦陽剛當位之所有事
者故以高宗伐鬼方之事明之以中興賢君伐遠方小夷不貪
近功不幸苟勝三年而後克蓋盛世勤民之難也高宗可謂善
用剛于既濟者矣既濟啟多事之端者必由小人故又戒以小
人勿用小人者居盛不慮其衰功成不慮其難者也

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爲兵戈有伐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三年克之有偶周悉萬全慎而持久意思小人勿用必如趙充國郭子儀若而後用之一則言其不可輕動衆一則言其不可輕任人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憊者病也時久師老財匱力困也三年克之不免于憊甚矣兵之不可輕用也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祗飾忿以殃民耳

知其憊則當知其所安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縞采也袽絮緼也治平之世藏有亂機如盛服之中藏有敗絮者然四居坎初陰柔得正以涉險之始居多懼之位思患預防汲汲而不容已故曰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天下之治亂生于心六四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終止則亂能疑則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五陽剛居正當物大豐盛之時而位在險體中而易滿故借東鄰西鄰兩家祭禮以示警懼焉夫祭時爲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殺牛豈如西鄰之禴祭者實受其福乎

此爻言既濟之時不如未濟之時尚可有爲所以爲當事之戒非與二較論也九五既濟久矣禮樂文物制度儀等依然如舊也然行法者非夙心守法者非舊人僅有文具而已此何足以感人而格神也彼新造之國其具未備其心則誠故只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西者彼此之詞卦詞初吉終亂東西即初終意也○文王與紂同此一時耳在紂則爲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爲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也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則无受之之道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故東鄰不如[illegible]

鄉之時也豈以物之豐殺論乎既得祭之時則實受其福而吉大來矣王濟者明於此義受福寧有窮乎哉

福大來非但當一身主世道上說

上六濡其首厲

以陰柔處濟極縱恣不自持而載胥及溺若狐濟而濡其首然信危厲之道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尾象其不能濟濡首象其陷於濟

持敬慎以有終濟斯可久處濟之極而自淪於陷溺其能長久乎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上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有生生不窮之意焉亨者時至則濟特俟其時耳故亨也然豈輕于濟而得亨哉倘或小狐不量水中之淺深但見水邊淺涸果于必濟及濟于水中乃濡其尾而不能濟矣如此求濟豈得濟哉其无攸利可知故必識淺深之宜持敬畏之心方可濟而亨也

未濟有濟之理故亨然而致亨有道倘不自度其才力之寡弱而銳然冒險无所畏懼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哉汔濟者未濟而以為既濟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得位剛柔應也

未濟何以亨也此卦六五陰居陽位而得中則既非柔弱以无爲又不剛猛而僨事未濟終于必濟所以亨也又何以小狐汔濟濡尾而无攸利也濟以出險爲貴若止于水邊洄處濟之而未能出其險陷之中也濟而得濟謂之終今未出中則始雖濟而終不能濟是不能繼續而成其終矣所以謂之无攸利也然竟終于不濟哉蓋六爻雖失位故爲未濟然剛柔相應終有協力出險之功是未濟終于必濟者此其所以有亨道也得中則衆比當相應則心力叶欲濟者之所不容已也

按卦詞以未濟將濟之理言亨彖却歸重人事蓋未濟之時非小心愼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此六五柔而得中所以致亨也小狐以象人之才小力弱者汔濟而尚未出險中此時

正須畢力維持謹始圖終以收既濟之功而乃曰濡其尾无攸利者一不加謹終乎不克濟而无所終也然則天下事將遂已乎卦之六爻初三五陽爻也以陰居之二四上陰爻也以陽居之為不當位而剛柔皆應相應則相須力協功成終有濟矣此見未濟之必亨特在人之續終耳夫子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字也○未濟之亨何復以柔言曰重離也五行之所難伏者火七情之所難制者燥易之性也五柔得中則能不與陽忤而有可交之漸矣是故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也既濟之險在外未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无攸利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何者爲尊卑何者爲貴賤而各置其物於所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旣以同居各適其用未濟者終濟矣

天下未濟時物多易方貴賤溷淆名器倒錯孰爲辨之使各居方所也者濟世之君子觀象於水火而得其道辨非專指水火也物字所該甚廣蓋君臣上下各得其所之意慎辨慎字重不慎則不能辨矣時當未濟无事不要慎况辨物居方乎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陰柔其位當未濟之時乃不量才力而冒險以進鮮克濟

矣吝之道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者終也即彖詞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言不量其才力而進以至於濡尾亦不知其終之不濟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當未濟之時不患其不濟而患其急於濟二應六五居柔得中知濟之道有寧過於詳審而不可躁急爲者若曳其輪而不前者然則得處濟之正道而事終必濟矣故以貞吉與之

坎爲輪曳其輪不遽進也未濟之象時在險中不敢欲速濟之正道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慎密而不急濟爲中由是而行之之爲正九二居柔得中所以
當濟之時寧過於審處而得吉也

中與正是一理然有內外之分中則未有不正者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處坎之上本宜出險以有濟者乃陰柔不中正躁妄以爭
於濟而不知慎密之義是於未濟而征則凶然則終不可濟乎
須從容詳審以圖幾若涉大川者然乃可濟耳豈非易凶爲吉
之道哉

需之詞曰利涉大川天下惟涉川爲當需六三未濟之征凶
全在陰柔不中正上觀本文一征字可見征則凶涉大川則
利躁與不躁之謂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征凶者由其陰柔不中正居位之不當是以急于求濟而失其宜耳故若涉大川則利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四近君之位以陽居陰動未必正宜有悔也苟能事事合正則吉而悔亡矣夫震王者悔必隨之惟貞于王而用之于敵以伐鬼方三年之久方有賞于大國者焉斯用之得正者也吉而悔亡以此

大國與鬼方相對九四既出內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平故有此象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時志存必濟以其正故得其志也鬼方之伐九四之所
爲貞也
未濟之時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旣濟之世利用靜故
憂其伐鬼方之憊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爲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九二之共濟貞吉无悔矣
故本之于身則光輝發越徵之于人則誠意相孚所以爲吉也
蓋離爲文明卽君子之光而六五中虛卽有孚耳
柔中應剛乃人君之正道貞非戒詞六五所自有也无悔與
悔亾不同无悔者自无悔也悔亾者有悔而亾也未濟漸濟
故雖六五之陰而亦有光輝旣濟漸不濟故雖九五之陽而

不如西鄰之禴祭○君子之光非一人所能獨成乃因與賢臣有孚以致其光故其光也獲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光有孚吉者何也人君濟世之謀猷根抵於中心之孚而其光輝之散見彪乎煥乎與天地帝王相爲映照者也豈不偉與

暉者實之發濟之善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秖用自信以俟其濟耳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如因飲酒之言過縱而沉溺則信之太過而失其當爲之義矣又曰濡其首有孚失是

是者我今日所當爲之義也剛明居未濟之極事已將濟守此義以俟其濟是爲有孚于飲酒无咎若遂過信於俟命之說不復知今日之所當爲者則爲有孚失是而事終不濟矣有孚于飲酒是君子說命有孚失是是常人說命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知其所當俟又知其所當爲是爲有節飲酒濡首不復知其所當爲者可謂知節乎

總論

未濟之爲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爲利四居離而發坎故以伐國爲功三以位四以才接離樹功上下所倚藉也

答初之濡尾二之曳輪或急功而不能濟或自審而不輕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貴者惟飲也濟雖在人而德不可不脩獲禍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吉者勉其脩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於斯矣

說卷之四終